

悬崖上的鲜花／如果你不怕  
摔得粉碎／就请爱她

可这怎么能成为理由阻止相爱的人丙丙  
就算天涯海角前路坎坷我也决心追你

让真情真意真的言语在你面前展现

如果我的人生还能再次选择再次

你的喜怒哀乐也同样控制我的人生

遇上你丰富了我简单的人生

遇上你我才明白应该懂得珍惜

也许我们的故事很难去

# 给我一支烟

隔窗相望

做恩爱

长相

美女变大树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# 给我一支烟

GIVE ME A CIGARETTE

美女变大树 / 著

九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给我一支烟 / 美女变大树著 . 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03.11

ISBN 7 - 80114 - 969 - 6

I . 给… II . 美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5376 号

## 给我一支烟

作 者 / 美女变大树

出 版 /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/ 徐尚定

地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

邮 政 编 码 / 100081

电 子 信 箱 / jiuzhoucls@hotmail.com

责 任 编 辑 / 郭德军

装 帧 设 计 / 张新勇

总 经 销 /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

(010)68706018 68706017

经 销 / 各地书店

法 律 顾 问 /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

印 刷 /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 / 10.125

字 数 / 202 千字

版 次 /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 - 80114 - 969 - 6 / 1 · 158

定 价 / 18.00 元

give me a cigarette

给我一支烟



## 前 言

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会写这样的题材？对此，电脑屏后面的我，惟一能做的就是耸耸肩。

……也许我笔下的题材有点灰色、不够阳光，也许你会看到一些你没有了解过的灰暗，但是请相信，总有一种人生是你没有经历过的。

关于故事里的酒色财气、纸醉金迷，关于它所诉说的人物活色生香，命运的坎坷波折，可能你会疑惑甚至惊异，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人的生活，他们的人生，是另一种人生。

我跟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一样相信因果循环，相信是非报应。

所以，我希望你看到的是一个——在情理之中却又出乎意料的故事。

缘起缘灭，爱恨交错。是是非非，任人评说。

# 给我一支烟

1

“给我一支烟”，她说。

这是她冲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
灯光摇曳的舞厅里，我看到她美丽的脸。

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她是这儿的小姐；如果没有走眼的话，她是我今天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。甚至，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面对一个美丽的让人心颤的面孔。

我25岁，在中关村一家知名公司做华东地区销售经理，没有结婚，也没交女朋友，身边只有一帮跟我一起疯玩的傻哥们儿，吃喝赌（除了嫖）什么的。所以，我尚有大把青春和闲钱可以挥霍。

这家夜总会名曰“钻石人间”，不仅仅在北京，据说它的大名已经响彻了整个中国乃至东南亚。

我不常来，来了也只是坐在舞池边儿欣赏这群出了名的活色生香。我从没叫过小姐坐台，一个原因当然是我年轻，虽然相貌难及潘安宋玉，但也自认仪表堂堂、气度不凡，没必要花钱让女人陪我；另一个原因嘛……这儿的坐台费也忒黑了点。

她用火机点燃三五，在微亮的火光下，我不禁偷偷打量

着这张脸。她明眸香腮，美发如瀑，巧施淡妆的脸上毫无瑕疵。

也许她已经习惯了男人的这种眼神，于是柳眉一扬，清澈的眼睛直视着我，凶巴巴地说：“看什么看？再看给钱！”没等我回答，她就扭着小蛮腰下了舞池。走了两步却又折回来，在我面前深深吸了两口烟，冲我一乐：“差点儿忘了，舞池里不让抽烟，要不一会儿保安该说了。”

我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哎，你腰围多少啊？”

“一尺六市尺，二十一英寸，五十四公分！”她红唇轻启，报出一堆数字。

我大笑，这小姑娘，有点意思。

远远看着她在舞池中跳舞，一条紧身的蓝色连衣裙将她凹凸有致的曲线裹得一览无余，这个女孩子是聪明的，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绝好身材对男人有多么大的杀伤力。

我拽住一个服务生，盯着舞池那边问：“那女孩叫什么？就是那个穿蓝裙子的？”

“哦，先生不常来吧？叶子嘛，大名鼎鼎的……”

叶子，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应邀去一家迪厅，到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哥们儿张博过生日。

见我一进包间，张博就松了怀里那个浓妆艳抹的女孩，拍拍他身边的沙发让我坐下，然后照我小肚子上就是一拳：“你丫怎么才来啊？除了你丫的大家都到齐了。”

give me a cigarette  
给我一支烟



我一边忍了疼一边呲牙冲几个哥们儿笑道：“先干为敬，先干为敬！”顺手抄起桌子上一瓶已经所剩无几的啤酒，趁他们还没来得及看清里面啤酒的多少，一扬脖喝了下去。

然后我拍了拍张博的大腿，飞快地溜出了包间。

迪厅里人多的跟下饺子似的，顶着一脑门子臭汗挤来挤去，估计春节时候的火车站也就这样了。这年头人们都怎么了？都扎堆儿扎出瘾来了。

我在吧台上拿着一罐可乐看美眉。

“嗨，给我一支烟。”哈，居然又碰到她！

“这么巧啊？你不上班了？”我有点兴奋，脑子里立马闪现出“缘分”两个字。

“上你个头啊，黄世仁也没你这样的啊，还不让人休息啊？”

“呵呵，那倒不是……你，你怎么老蹭我烟啊？”我一边没话找话一边燃亮打火机。

“蹭烟怎么啦？你以为自己叼着牙签呢？又不是周润发。昨天正好是你离我近嘛，今天是这儿我只认识你一个带烟的。我自己不带烟还能少抽点。”

“要喝点什么吗？你一个人？”

“不喝了……跟我女朋友来的，她去泡靓仔了。”她随手一指，我看见舞池里晃动着一团金黄色的头发。

“你不去泡？”我喝了一口可乐。

她扬了扬眉毛，“我在泡你啊！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冷不防她冒出的这句话，使我突然领悟到“狂喷”的感

觉，从鼻子里喷出来的可乐几乎全喷在面前这个美人雪白的胸脯上，她在片刻惊讶之后，看着被呛得直淌眼泪的我笑弯了腰。

## 2

理所当然的，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。

其实我也知道，对我而言，她只是一个漂亮女孩，一个风月场上游刃有余的漂亮女孩。戏子无情，那什么无义，本身就是有一搭儿没一搭儿的事。

可话说回来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我是凡夫俗子，只能按俗人的方式支配自己的行为。

第三天，我接到她的电话，在凌晨一点半。

“嗨，你睡了吗？哦，没睡太好了。我刚下班，饿了。你在哪儿呢？请我吃饭吧。”

我从床上一跃而起，“得，我去接你。”

我一边穿衣服一边骂自己贱，本来嘛，就算是天仙我明天也得上班啊，除了贱我还真想不起别的词儿来。

我们约在一家湘菜馆。

她坐在墙角的一张桌子里，穿了一件低胸的米色上衣，雪白的肌肤在灯光下晃得人有点眼晕。

她微笑地看着我在她旁边坐下，伸出了右手：“给我一

支烟。”

我帮她点上，灰蓝色的烟雾裹住她的脸，在那厚重的脂粉之下到底有一颗怎样的心？

“哎，你怎么做的这一行？”

“没事吧你？这有什么好问的？”她低下头，目光回避，冲着桌子吐出一口烟，轻轻一笑，“本来是勤工俭学来着，后来发现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什么什么呀，你就跟查户口似的……后来，后来就这样了呗！”

尽管她开口时有所保留，但我还是听明白了关于她的经历——

她是青岛人，22岁，小时候学过八年舞蹈，高中毕业后先在家乡的酒店当了一阵子服务员，之后凭一副好嗓子在夜总会唱歌，再后来参加成人高考考到北京某外国语学院德语系，中间放暑假的时候就跟着老家的乐队到杭州演出打工，认识了那儿做小姐的女孩。回到北京以后那几个女孩联系上她，当时正赶上她在为越来越多的学费和其他花销犯愁，于是就在那几个女孩的怂恿下去了钻石人间，很快她就以自己的夺人美貌而声名大噪，成了这一行里色艺俱佳的公认美人儿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她把披散在肩膀的头发用一个发箍束在脑后，露出美丽的锁骨，“我第一天到钻石人间上班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了，当时那种场合，那种心情……我拿到第

一笔小费的时候，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……有点——疼！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。”接着她话锋一转，一改刚才脸上的阴郁，说道：“不过，你们男人到夜总会找小姐是图一乐对吧？其实呢？这么说吧，你逗猫玩的时候，能说得清是猫让你开心还是你让猫开心吗？哼哼，男人，有时候真的……呵……”

她轻蔑的样子，好像把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看透了，也好像风月场上摸爬滚打的她已经炼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。

但是我总觉得她身上有种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的东西。  
到底是什么，我说不上。

那天夜里我送她回家，车到楼下，她侧过脸来说：“谢谢你啊，这么晚了陪我吃饭。”

“荣幸荣幸，”我探过头去看了一眼外面的夜色，问：“要不要我送你上楼？挺黑的。”

“啊，楼道里倒是有灯，不过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也好。你先做好爬楼的准备吧，我们家住五楼呢。”

别说区区五层，今天就是五十层的楼没有电梯，我也豁出去了！

这是一套小两居，干净整洁，进门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。她弯腰脱下脚上尖细的高跟鞋，雪白的双乳在低胸上衣里呼之欲出，风韵逼人，看得我心潮是一阵澎湃又一阵澎湃，七上八下得直犯嘀咕，就觉得自己开始居心不轨了。

反正也不轨了，要不索性不轨到底？

谢天谢地，她并没有赶我走，而是反身倒了一杯水放在

GIVE  
cigarette

我面前的茶几上。她白嫩的小手在我眼前乱晃，晃得我口干舌燥，内心的欲望就像开了口子的火山，堵都堵不上。

我以极快的速度抓住了她的手，同时脸就贴了过去，她头一扬，我的吻就落在她尖尖的下巴上。

很久没有搂一把温香暖玉了，以至于自己手忙脚乱，竟怎么也解不开她纹胸上的小钩子，急得我出了一头一脸的汗。她“扑哧”一笑，一边回避着我狂热的嘴唇，一边引着我向卧室退去……

那如兰的气息，撩人的声音，缎子一样的肌肤，无可挑剔的胸体……从客厅洒过来的灯光使我身下的这个美人儿如同一个完美的梦境，不真实却让我冲动。

我在这个夜里忙活了一次又一次，就像吃完了菠菜的大力水手。也许地上的男男女女都被老天爷一对一对配好了，螺栓和螺母，我应该是前者吧？

只是，整个一夜，她都没有吻我。

## 2

白天真好，因为有阳光。

有阳光真好，因为可以看清她粉黛未施的脸。

她不化妆真好，因为不化妆的她在我怀里温柔地睡。

她鼻息如兰，朱唇轻启，细细的眉毛轻挑着，尖下巴有

一点点翘，老天爷居然造就了这么个尤物！唉，怕是大把男人要倒霉了。

就这么看着她，这个美丽的女人，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认识，就算上刀山进油锅我也会追她，而且死缠烂打。

我轻轻吻了一下她的嘴唇。她迷迷糊糊地动了一下睫毛，迷迷糊糊地说：“是你啊……”

不会吧？昨天夜里跟她有过肌肤之亲的还有谁？

已经九点钟了，今天上班得迟到了。我终于明白了以前那些个皇帝为什么有从今不早朝的意思了。可惜我不是皇帝啊，我要真是皇帝，就把身边这小女子带回行宫，一辈子都不让她离开我半步！

一想到这，心里忽然有点害怕，我不是已经爱上她了吧？老天爷，饶了我吧！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对手！

穿好衣服，胡乱洗漱了一下，我坐在床边，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，“嘿……我要走了，还得上班呢！”

“啊……”，她揉揉眼，还是一副迷糊相，“好啊”，她慢慢撑起手肘靠床坐起来：“给我一支烟，亲爱的。”

“一起床就抽，你这瘾可是有点大啊！”但我还是帮她点了一支。

“嗯……亲爱的，咱俩商量个事儿吧，”她轻轻吐出一口烟，看着它们飘飘渺渺地在空中漾开来，“是这样，你看，亲爱的……我这个月要交房租了，还差一点钱，你能不能……”

靠！I服了HER！我的心一紧，差点气晕过去，还以为她



GIVE  
cigarette

也把昨天晚上当做是一份尘缘呢，原来……原来也只是做生意而已！

她倒真不为自己立牌坊！

“差多少？”我冷冷地问。

“嗯……你给我二千就行了。”她如葱的玉指在我腿上摩挲。

这已经算是给我打了八折了吧？

哼，这小娘儿，也忒黑了点吧？

说真的，我包里还真有钱给她，但她太小瞧我了，想我年轻有为，再怎么着也不会沦落到花钱嫖妓的份儿上！

于是我说：“我包里没带这么多现金，过两天再说吧。”

她把烟头摁在床头的烟灰缸里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那烟头完全熄灭，然后头也不抬地说：“随便你了……那就不送了，麻烦把门带上！”

那天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鼻子里尚留她的芳香，指尖尚留触摸她肌肤的感觉，我一次次告诫自己别去想她，甚至用最恶毒难听的语言骂她，但还是阻止不了对她的思念。

我被关进了一座牢房。这座牢房，是用我对她的思念筑成的。

而钥匙，在她手上。



夜里，我从黑暗中醒来，想着刚刚梦里她美丽的脸。

我摸索着从床头上拿了一支烟，没有开灯，烟头在黑夜里明明灭灭，25年了，我忽然有种失去信心的感觉。

也是第一次相信了这个世界上有小狐狸精的存在，我是不是被那个小姑娘儿迷了心窍？也许我应该去给她四千块钱，只有这样我才有见她的理由吧……

有烟灰落在我的脸上，看看表，午夜十二点半。

这已经是第四天了，我没有联系过她，虽然她的手机号码我已经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。

十五分钟以后，我开着车飞驰在三环路上。

为什么我住的离那家夜总会这么远？

靠！光是路上就要花掉我二十分钟的时间。

舞池里没有，吧台旁边没有，我楼上楼下转了两圈，还是没有。

咦，人呢？不是为了我就蒸发了吧？

“有烟吗？给我一支烟。”一个声音贴着我的耳朵边儿响起，并很快地淹没在迪斯科音乐里。

回头！

——不是！！！

那是一张媚俗的脸，画着黑黑的眼线，粘着长长的假睫毛，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蓬松松的，有点像……对了，金毛狮王！

我递给金毛狮王一支烟，然后故做漫不经心地问：“哎，那谁呢，就那个小细腰，叫什么来着……叶子吧？”

“叶子？她啊？找她干吗？”金毛狮王眯着眼看我，顺便朝我脸上吐了一个烟圈儿。

“没事，我一朋友想叫她坐台。”我一边抬起手在眼前扇了两下，一边回答。

“找我得了，我不一样？”她做妩媚状一笑，又朝我脸上吐了一个烟圈儿。

TMD，拿本少爷的脸当烟囱了！我在心里骂了一句，但还是有风度地笑了笑说：“呵呵，我朋友就点名叫她，怎么？她坐台了？坐包间了吧？”

“包什么间，要是包间也是在医院里。”

“呵呵……啊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医院啊，大哥，瞪那么大眼干嘛？再大有我的大？想知道啊？那把今天我买的门票给报了吧！”金毛狮王终于把抽了两口的香烟扔在地上，顺便把脚上的一只“恨天高”踏了上去。

这里有必要交待一句，这家大名鼎鼎的夜总会里没有一个是固定的小姐，也没有妈咪，她们每天来这儿都要买门票，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提高了美女的质量，因为不漂亮出众的女孩子是坐不上台的，还得自个儿搭上张百元大钞的门

ME  
CIGARETTE

GIVE  
cigarette

票钱。

“太过分了吧，你。”话是这么说，我还是拿了一张塞给她。

“还得请我喝一杯。”

于是又塞了一张。

“她住院了，昨天夜里的事，急性肠胃炎。”

“没事儿吧？”

“没太大事，就是得输液观察两天。”

“哪个医院？”

“哟，看上我姐们了吧？有戏吗你？小样儿……嗯……得了，不逗你了，住中日了，明儿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带你去，反正我明儿中午也得给她送饭。”说着她红唇一动，利索地报出一串号码，扭着屁股走了。

走了两步又折回来，在我脸上飞速的亲了一下，“拿你盒烟啊，宝贝！”

## 5

中午在公司楼下吃饭的时候，我特意要了一锅鸡汤让服务员打包。

脸上长了无数雀斑的小服务员看着我说：“怎么打包啊？”

give me a cigarette  
给我一支烟

“怎么打包？拿你们的锅，下午我给你们送回来。”

跟我一块的两个同事立马好奇起来，问我带锅汤去哪儿，我呵呵一笑：“那什么，我二姨病了，我去医院看看她！”

我带着给“二姨”的那锅汤先去接了金毛狮王。

金毛狮王好像连脸都没洗，估计昨天夜里比较忙。

她一上车就闻到了扑鼻的鸡汤加味精味儿。“哎，靓仔，你带的什么呀？”

“这么纯的鸡汤味儿你没闻出来？”

“呵……人家送病人都送鲜花，你老人家送鸡汤，也忒过时了吧？”

“鸡汤能喝，花能喝吗？”

“喝个屁，她TMD得的是肠胃炎，估计什么也喝不下去。”

“你不也是给她送饭的么？小姑娘家家的，一口一句脏话。”

“去你的，小样儿……我不送饭送什么，她吃不吃的是她事，我可是心到了啊。哎，你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什么干什么的？”

“笨，我问你做哪行的？”

“中关村做电脑的。”

“哟，还高科技呢，啧啧……看上叶子了吧？你有几个千万？”

“我叫李十万，不叫千万。”

“那你有点玄。”

.....